

# 大難重生 定有天福

詹金益前輩親述  
本社編輯部整理

民國三十一年年初，我正好二十三歲，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（今澳洲北部的新不列顛島）前線作戰，因為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戰況特別激烈，而對於前線的局勢，對生命的威脅更是朝不保夕了。

在此期間，由於 上天的慈悲，經過多次的劫難中都能夠逢凶化吉，轉危為安，至今印象還歷歷在目呢！

當時我的部隊番號是第六回常務奉公團第二中隊南洋派遣軍，部隊到了南洋新不列顛島之後，叢林就是我們的營地，吃住完全就地取材，過了四個月後，隊上開始流行瘧疾，不幸的我，剛好也是被傳染當中的一個，又戰爭時期醫藥不濟，身體每況愈下，苦不堪言，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，自己必須到遠離四公里外的營地去拿藥，當

時病情嚴重，體力不支，又日夜空襲，短短的四公里路，我竟然用爬的，爬了十二小時，一路上，爬了第三步，便趴著休息一下，爬了五步，又必須休息，在路上病情又時常發作，眼看命在旦夕，也不知昏迷了幾次，只憑著堅定的毅力，心中求著 上天保佑而終於到達目的地。

炎夏的南洋烈日如火，灼灼逼人，滿身大汗，來個冷水沖浴，好不爽快；但我卻因貪了一時的舒爽，惹來重病纏身。原因是兵當了第十五個月後的某一天，在一次休息的空檔，大夥兒玩着相撲較勁工夫，由於天氣太熱，汗流浹背，於是我就先去沖個冷水澡，水才一沖下，突然一陣涼風吹過，打從心裏顫抖了一下，糟了！感冒了。當天晚上就開始發燒到四十度左右，打針，吃藥，都不能降低體溫，連續幾天，高燒持續著，飯

我的命是上天的，我應該完全地奉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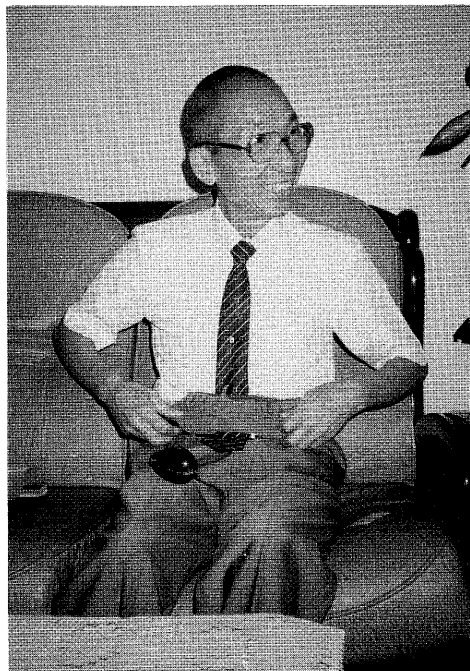
也吃不下，水也不想喝，體溫卻一再地上升。到了四十一度已經不省人事了，昏昏沉沉。第十二天，體溫又遽升到四十二度，這時意識已完全不能控制，胡言亂語，橫衝直撞，排便也都是血紅色的，只知道自己四肢被綁在床上，連我睡的草蓆也被我掙扎時磨得破了一個大洞（後來，據看護的護士所說的）。漸漸地，我進入昏迷狀態，到了中午，我突然發覺整個病房只有我一個人，

神智也特別清楚，但我知道自己是在重病當中，心想：「我不能死。」所以當下雙手合掌，向 上天祈禱禮拜。直到傍晚，西方的夕色突然升起五彩金光，隨著彩雲升起，雲端坐著一老翁，頭戴方正官帽，臉色紅潤慈祥，銀鬚飄

飄長達至臍，手持龍頭木拐，輕風搖曳，飄到我的病床正上方，然後緩緩下降，直到我身旁，這時我心中充滿無限的歡欣和希望，只感覺，老翁在我身上從腳到頭整個捏拿了一遍，搖搖頭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全部都壞透了，我無能為力。」這時我的心情直落谷底，連忙哀求著老翁，「無論如何我不能死，家裏還有老老小小十二口人等著我回去啊！」哀求了許久，老翁沉思了一會兒，應允道：「好吧！明天早上我再來。」說著就走了。總算安住我的心，但是，當夜的時間，感覺特別長，四周寂靜，彷彿可以聽到自己微弱的心跳聲，一分一秒地過去，好不容易捱過最長的一夜。東方曙光微露，同樣的五彩金光再度升起，但是這一次，在五彩金光的後面又另外射出一層更燦爛的七彩毫光，這時滿天璀璨，光明無比；同時，坐於雲端上的老翁上面，有另一層雲；雲上端坐著一位婦人（註一），身穿灰色古裝，態度莊嚴肅穆。這時，雲層依然停留在我的上空，

老翁向這位婦人行禱示意後，婦人端詳了我一下，便急忙地說：「對！這就是我兒子，你趕快去救他。」於是，老翁作揖之後，到屋外檢了好多木板，大大小小的有幾百塊，然後告訴我說：「不要緊張，現在我要為你從頭到腳全部治療一番，不會痛的。」講完，只聽到老翁從腳開始，「啪」「啪」一聲一聲地響，把我全身的骨頭全部用木板換了下來；最後，只剩下頭顱了，這時，老翁手上拿著一個椰子，告訴我說：「醒來之後，不可洩漏天機喔！」說完，我突然醒過來；看自己躺的地方竟然不是病房，而是太——平——間！！在護士及醫生發現後，極力的搶救下，挽回了這條命；然而我卻知道，要不是 上天的慈悲與不可思議的力量，必死無疑，怎能大難不死，安渡此劫；至此感叩 上蒼！在我心頭早已情不自禁又感念又激傷地痛哭流涕了。

於當兵期間，所遇到的劫難太多了，而都能在 上蒼的照顧和巧妙安排之下——化解，渡過



這是當兵時的行軍腰帶和椰子做的煙草袋

幾次的死門關。且在歷劫歸來之後，求得大道，才真正體悟，我這身軀是應該奉獻給 上天使用的，也因為有這樣的因緣，更讓我體驗「一貫大道」的無上殊勝與寶貴；同時也感謝 上天的蕩蕩無限浩恩！

（註一：在求道之後才知道，這位婦人的形像，酷似我求道時的前人——顧玉英前人，也由於顧前人極像我們的師母，所以日後更加強我對道的肯定與信心。）